

云霄文史资料



第十五辑（内部发行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云霄文史资料

第十五辑

(总第十九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元月

主 编：张耀堂

责任编辑：方群达 张积强 张瑞莹 张耀堂

封面设计：柳启敏

校 对：张积强 方群达 李永茂

云 霄 文 史 资 料

第十五辑（总第十九辑）

主办单位：政协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辑单位：《云霄文史资料》编辑室

地 址：云霄县云陵镇

电 话：8 5 3 2 7 6 0

政编邮码：3 6 3 3 0 0

批准证号：闽新出(漳)内书(刊)字第9505号

承印单位：华安印刷厂

目 录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

- 抗战时期的“活警报” 方南生 (1)
- 日寇流窜云霄见闻录 方群达 (3)
- 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 张涤生 (10)
- 金泰顺号帆船被日寇焚毁事件 吴顺义 (12)
- 忆抗战胜利前后两件事 张耀堂 (13)
- 抗战诗歌一束 何复初 赵醒东 陈元宙 (15)
- 沉痛悼念卢叨同志 云霄县五套班子 (19)
- 魂归乌山 张积强 (22)
- 卢叨遗诗 卢叨 (26)
- 云霄和平解放前后县委工作追述
..... 郑国栋口述 林华整理 (28)
- 我在解放初期的一段经历 方耀垣 (37)
- 碗窑水库的兴建 沈文福口述 方赋水整理 (41)
- 天窗坪中药材培植场 徐 幸 (48)
- 云霄益民城市信用社的创办与发展 吴克仁 (55)
- 方祥征与豫和酱园 方万盛 (59)
- 中山纪念堂与县立图书馆的兴建及演变 朱怀章 (61)
- 云霄潮剧团创办经过 张金贤 (64)
- 县政协考察文物史迹纪实 林文涛 (67)

云霄威惠庙与闽台文化交流·····	黄东海 (72)
妙手回春张少安·····	张八卦 (77)
天地会的创立与云霄高溪的史料依据·····	方道金 (78)
教学管理与教学成果·····	汤如宗 (83)
方添德·····	方建智 (87)
陈文照、岳镇被控告始末·····	郑澄桂 (92)
粤军祸害马山村·····	方群达 (95)
中山纪念堂平示图·····	封三

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·

抗战时期的“活警报”

方南生

陈先生名鸿模，福州人，四十出头，在云霄电报局工作。矮墩墩的个儿，大大的头庐，一条腿有毛病，走起路来，一瘸一拐的，左右摇摆。自从一九四三年九月邮电合署办公以来，陈先生就搬到我们楼上。近在咫尺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朝夕交谈，成为忘年之交。

抗日战争中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骚扰，有时过境，有时侦察或轰炸。当时信息传递的最快方式就靠可怜的有线电话。陈先生在电报局就分管警报传递工作。北面的敌机来袭，漳浦方面先来警报：有多少架飞机（当时国民党没有飞机过境，凡有飞机尽是敌机），朝什么方向飞行。陈先生接到电话，立即向县里有关单位报警。然后放下电话，立即下楼跑开了。他行动不便，笨鸟先飞，心里一急，摇摆更加厉害。因此，目标特别显著，引起大街小巷人们的格外关注。只要陈先生沿后河街往鼎寮方向奔跑时，大家就知道敌机快来了。一时间，附近人家、店铺、摊贩纷纷骚动，关店上板声，收摊子碰卡声，大人吆喝小孩的喊叫声，行人杂沓的奔跑声，夹杂着鸡飞狗跳猪跑声，乱成一片。我们一看陈先生从楼上下来，脸已变色，不用再问，也跟着撒腿跑开了。有时一直跑到东门外，才听见北面望安山头守望台的防空哨——手摇警报器响了，呜呜地一阵又沉又长的声音，响彻云

霄。全城的人随即躲的躲，跑的跑，藏的藏。喧嚣一时的县城顿时变成寂静的山谷。

城里人都很感谢陈先生的奔跑报警，怀着敬仰尊重的好意，送给他一个外号——活警报。

《方南生回忆录——孩提时的老师》



日寇流窜云霄见闻录

方群达
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）夏初，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，一股盘踞金门岛的日寇（陆军的一个团）因援绝粮尽，且又闻其上峰已将投降，但仍不甘于失败，窜至厦门向其日本海军部队求助未果，故不敢重返金门，遂越海至海澄县浮宫、白水营一带登陆，企图南下窜逃广东汕头。这伙日寇从海澄经漳州沿途侵扰百姓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。当其渐近漳浦境时，云霄县长徐炳文及当时县政府一应职员，早已闻风而动，急切筹划抗击日寇之策。因估计日军将从漳浦赤湖、旧镇沿海线进犯云霄，乃派遣一个中队兵员驻守云浦交界处浯田村（今属东厦镇）准备迎击来犯之敌。同时，由县府组训的地方武装“兵干班”成员，也皆磨拳擦掌，严阵以待。

（一）友军误战，日寇入境

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安特种技术部队训练班（简称“华安军”）第二营营长汤秉衡，于此时即派其部属李清波（台湾人，曾于台湾杀死日军，只身越海至大陆，参加“黄埔军校”第八期步科学习毕业，后于台湾光复时的1945年末携眷返台）、郭兆熙（云霄人，与李为黄埔同窗）二位连长，带领二个连的兵员赶来镇守云、浦界山盘陀岭。是时，李、郭二位连长奉命至此，定计分兵：郭兆熙驻守岭口，李清波驻守古楼，以便相互策应，痛击

日寇。

农历六月初七日（7月15日）天刚破晓，这伙亡命日寇在其先头部队二十余人（号称“尖兵”）的开路引导下，向盘陀圩方向进犯。此刻驻守盘陀岭顶的郭兆熙部，险遭日军数发“开路炮”击中，在朦胧天色之中，急向东南方向转移，隐蔽于崖石树林里，意欲“放鱼入网”，以便同李清波部联成前后夹击之势，截歼日寇。所以，此刻郭部未向日军开火。可是日军此时亦已发现郭部的目标，便诡秘地尾随着往东南方向趋越。当郭部转至岳坑村北面山峦间，並准备配合李部夹击敌人时，却不知日军已悄悄溜过岭口以东地段，潜往拜岳山方向而去。
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75师一个营的兵员，在营长雷镇中率领下，奉命追击日寇，此时也刚巧到达盘陀岭顶“白云寺”附近。而散布于岭下古楼、岭脚、白楼等村李清波部，早已被日军的那几声“开路炮”震觉，个个枪上膛，刀出鞘，严密监视着岭上的动静。谁料雷镇中的部众一上岭口，发现岭脚、白楼一带似有持枪械的人影在走动，便以为是日军，即刻枪炮齐鸣，向岭脚村一带猛烈射击。李清波部猝遭岭上的攻击，以为日军已至岭上，于是各就各位，坚守阵地，向山上还击，一时枪炮声、呐喊声响彻清晨的山谷。然而此刻的郭部官兵一闻声响，以为日军与李部进行遭遇战，赶忙从岳坑村以北的阵地急速冲向古楼，以增援李部。于是李、郭两部很快就合兵一处，共同对付岭上的火力进攻。这就是传闻已久的国民党75师与华安军在此地进行攻守误战的场面，确打得难解难分，一直持续几个小时之久。时近晌午，双方渐能发现对方的特点，乃以旗号为联络，确证是友军误战，方停火汇合，幸无重大伤亡。由于这场大误会，造成被日寇蒙混过关，潜入云霄县境。这三支国民党军队至此时还误认为日军还在盘陀圩，所以在古楼略作休整，继续分兵驻守，实已贻误了战

机。据闻，这次友军误战的主要责任，后来国民党有关方面查实，乃在75师雷镇中身上，因而按军法作了处分。

（二）日寇肆虐，白泉遭灾

然而，这股乘乱潜入云霄县境的日寇至当天（六月初七日）中午已聚合于白泉村，该村及附近村社的民众已全部于前天连夜躲入山林中避难。所以日军一至白泉，已入无人之境。这股日寇虽已成一群惊弓之鸟，但改不了其凶残霸道的本性，在该村中见猪杀猪，见牛宰牛，肆意捕掠，并挨家挨户入室搜粮，就地煮食，抢惶充饥。这样闹哄哄的饱餐一顿饭后，夜色复临，遂朝七里铺村方向发射二颗炮弹，落于碧云峰东麓的“寨仔山”附近炸响。随后，便整队移兵向西南方向缓慢行进。

日寇撤离白泉村以后，该村民众连夜纷纷返回家园，见全村一片狼藉，家禽家畜被宰杀殆尽，毛血骨头随处乱抛，瓮中粮米多被倾空，或有米被倒尽的米瓮粟桶，也多被日军拉屎拉尿，便溺成堆，皆成秽物。全村共被宰掉耕牛13头，以及多数猪、鸡、鸭等禽畜。真是人人切齿，哭骂连天。当时该村一户新婚夫妇回家进入新房，撩开床帐时，猝被日本鬼子放置于床上的一颗血淋淋的牛头吓得目瞪口呆，新娘昏厥倒地。此后，这对夫妇一直未曾生育，有人认为他们是犯了日本鬼子的杀气、晦气所致。当地男女老少对日寇的罪恶行径恨之入骨，世代不忘。

至午夜时分，日寇“尖兵”二十余人先至漳江北岸的“篮兜山”驻扎，同样放射数响炮弹。至翌日凌晨一点多钟，日军大队人马陆续经下坂村渡江进入云霄城。

(三) 敌寇进城，壮士夺枪

云霄县城的居民大多数已离家避祸，尤其是仕绅商贾等殷实之家，更是争先恐后地移资携眷趋避于乡下农村。但未及逃避者，则免不了被日寇侵扰欺凌之劫难，全城财物遭受严重损失。

六月初八日（7月16日）早上，县城多处发现日军游弋或纠聚，一片恐怖景象。上午十点多钟，有一位县城东南郊阳霞乡（当时设置乡政府）上埭村的农民方侃（又名年姑，后旅居台湾，1990年在台北板桥病故），时正壮年，从下港尾溪边将走回家，路过城南“黄蜂出岫”（因此处有一座古墓冢，民间以墓穴名称作地名，址在今木材公司东侧的水塘东岸），见一股日军在吃午饭。他正急于赶路，却见路旁一个背着枪又捧着饭碗的日本兵在向他招手，可能是要向他问话。时年30岁左右的方侃见状不予理睬，继续赶路。这个日本兵可能是认为这个农民怕他背上的那杆枪，于是把枪从背上脱下，倚放在城墙脚，并再次向这个农民频频招手。恰在此刻，突然从漳江入海口的“北崎头”天空飞来一架美国飞机，估计是在执行搜索日军撤退情况的军事任务。当飞机一出现，这伙日寇大惊失色，慌忙隐蔽，连这个放一杆枪于城墙下的日军也顾不得把枪提走，慌不择路地隐伏于荆棘丛下。方侃见状，迅速提起那杆日军放置于城墙下的“坎九”枪，飞快地向“牛场埔”水城外的一片甘蔗园中奔跑，穿越甘蔗园，跑回上埭村。在这一瞬间，美国飞机已经飞走，有十多个日本鬼子立即尾随方侃飞跑的路线急追，但追过“牛场埔”不远，就不敢再前进了，哇哇乱叫了一阵，只好气急败坏地朝天鸣枪数发，便返回驻地了。

方侃把枪带回村中，气喘吁吁地说日本军队追来了，要大家

赶紧逃避。有的村民闻讯急忙准备向佳州方向奔逃。紧接着，又听一些人说小股日寇只冲过牛场埔，未到“挑水路头”已经返回云霄城了。于是村民们又纷纷回家。这真是一场不小的惊险。可是当时的乡长闻知此事，立即派人到方佺家，把这杆向日军夺来的枪收缴归公。

(四) 穷追日寇，联手歼敌

在日军进入云霄城的当夜，县“兵干班”已受命搬运枪械弹药，于六月初七日天拂晓前，由40多名“保队副”配合殷志良带领下的自卫队，分别潜伏于县城西南郊的演武亭、前埔、后汤等村，以伺机攻击日寇。至初八日午后，日军离城时，开始实行截击战斗。由于考虑到敌众我寡，“兵干班”不宜轻举妄动，乃时刻注视敌情。直到时近黄昏，见日军大队人马已陆续出城，经莆美向御史岭方向移动，知是敌寇主要兵力已经离城南逃，便在宝树村附近的田垅间与日军后面部队进行了一场伏击战，虽未获大捷，但亦无一队员伤亡，却使日军伤亡三个。

当日军大队人马撤离县城时，天色已晚。原作为敌寇先头部队的二十余名日军，此时却反而成为殿后之兵，在其盘踞之地“篮兜山”连放二发炮弹，炸响于高塘村以南约一公里的一片荒冢墓丘上。随后，这20多个日军雇了下坂村的船伕，载其渡过漳江。这伙日军随即从高塘直窜九尾湾，经中柱村向南退至前涂村附近的“竹仔前”山坡上，架起机枪、大炮，企图掩护大队人马撤退。

再说原驻守于盘陀岭下古楼村一带的“华安军”及七十五师的这些官兵，直至初八日（16日）下午后方知日军已进驻云霄城，尚且以为日寇是从海线来犯，因而立即从古楼村率兵追来，

直至时近黄昏才赶到县城，但闻日军已南撤，所以只得就地暂时安屯，略事炊饷歇息。晚餐后，由郭兆黑、李清波二位“华安军”连长亲率其部下，联合向莆美的公路下摸黑而进。当他们未过南寨村时，忽见走在前面的一个军士蓦然倒地，引起跟在其身后的全体华安军官兵接连迅速卧倒，以为出现敌情。可是顷刻间又见前头的军士们又纷纷起立，继续机警地行进。经了解，方知刚才那个突然倒地的士兵是被电线绊倒（这些电线乃于民国初年架设，以三条粗铅线并列于电线杆上，经云霄县城沿公路经竹仔前、转马山岭门至林太史墓前，再向新店、猫狮桥、油柑岭、梅州、四都等地通向诏安县城。但此时已被日军逐段剪断，散落在地。）李清波见状，认为正待出师杀敌之际，先锋士兵却被电线绊倒，乃为不祥之兆，或许未能妄进。于是李连长立即传令，暂停行军，就地隐伏，至翌日黎明方准前进。说来也巧，当晚如果不是电线绊脚而引起暂停前进，华安军这二个连的官兵若再前进一里路，可能会遭到镇守在竹仔前山的20多个日军“尖兵”的严重创伤。所以，这二个连的“华安军”此刻就地待命，堪谓其侥幸地避免一场重大伤亡。可是，其中却有一名排长叫魏文成，杀敌心切，悄然由他带领本排兵士转从山美岭，经上坑村，欲插向益宝山地方截击日寇。

但是当魏文成所带的部属经过上坑村时，其行进中的最后一名士兵突然被人暗杀，枪械被人抢夺而去。因而，魏文成以为地方军情有变，情况复杂，并估计此为当地汉奸所为，遂暂停前进，停留在上坑村，要求该村的保长立即协助侦查这起杀兵夺枪要案。其实，事后查出，杀人夺枪者乃上坑村中一名无赖流氓，出于夺枪卖钱还赌债的目的而作案。这杆枪在其家中被搜出上缴，但人犯已潜逃无踪，一时难以缉捕归案。官方因形势吃紧，对此案亦未及深究，不了了之。

翌日（六月初九日）清晨，当华安军继续前进时，发现日军已于此前撤离，只见沿途的大埔、虎咀口、鼎盖埔（今常山农场公路地段）散弃着日军昨夜作短暂歇息的痕迹。据迹象表明，日军乃经竹港往诏安梅州乡一带撤退。于是，华安军又与七十五师合兵一处，继续向南追击日寇。

果然，当天晌午，在距离梅州乡不远的“石虱溪”地方，发现敌情，立即进攻，开始了一场激战。日军伤亡惨重，如丧家之犬，不敢恋战，纷纷败退，向闽粤交界的汾水关方向奔逃。此刻，从北面天空骤然飞来数架美国飞机，俯冲着向“石虱溪”开枪扫射，火力甚是猛烈。而此时在“石虱溪”被美机发现的目标，却不是日军，而是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营及“华安军”二个连的官兵，这又是一次友军的误会。美军飞机扫射一番之后，又盘旋着欲再次实施射击、轰炸。此刻，幸其已发现地面的旗帜以及“华安军”连队中所打的旗语，始知为误打。于是立即调转机头，向汾水关方向飞去。

瞬息，但闻诏安县城以南的枪声、炮声、炸弹声连续不断，愈响愈烈。据闻，这伙败逃流窜的日寇，在汾水关地段被驻守该处的抗日将士在美国飞机的紧密配合下截击，几乎使日寇全军覆没。除被歼灭、俘虏了绝大多数外，仅有极少数日军如漏网之鱼，惶惶逃窜至汕头。

（本文系根据亲历者、现年73岁的阳霞村人方福兴，以及目击者、现年67岁的岳坑村人朱读书等人口述材料整理）

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

张 涤 生

抗战期间，为了配合国防军及地方部队作战，打败日本侵略者，在云霄县抗敌后援会直接领导下，以县卫生院为主体组织伤兵（员）医疗站，负责战勤救护工作。在县卫生院原有设备的基础上，由后援会拨款购买一批药械充实医疗设备，并于附近租用一间民房扩充病室。由于当时卫生院人手不足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征召社会上医务卫生人员参加医疗救护工作，并定期对其组织业务学习和外科包扎培训，以利战地救护工作的进行。

为了动员全民抗战，县各阶层均组织救护队、担架队，对救护人员也进行了业务训练。1938年秋，县立初级中学每周增设卫生常识及救护外科包扎课，由校医留美细菌学博士吴凤章主讲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听课。各小学高年段学生和城关妇女职业学校学员，也各组织救护队，聘请医师讲课。云霄青年服务社选择有医务常识的社员，组成战时救护队，由医务人员张华雷、陈士英（女）任正、副队长，下分四个小组，各备有救护箱。1942年夏，县政干训练班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一班，每乡镇一名，计十五名。结业后派到各乡镇担任卫生员，各配备救护箱，负责配合战勤救护工作。

1939年夏，日机轰炸陈岱镇，炸死群众数人，炸伤十余人。在镇公所指挥下，由当地医务人员和卫生员负责救护治疗。同年10月28日，日机3架轰炸县城，炸死群众二十余人，伤三十余人，县救护队及时集中医务人员，奔赴现场救护，伤情严重者送县卫

生院住院治疗。

1945年7月中旬，日军从漳浦经盘陀岭流窜我县，县救护队事先通知各乡镇医务人员做好救护工作准备。当日军途经莆美从该村庙前山向村内开炮一发，当场炸死妇女一名，炸伤男女村民十二名，县救护队接到情报，及时指派人员随带救护药品前往，配合当地医务人员进行救护治疗。

从1939年至1941年的三年中，日伪军先后进犯东山、诏安，发生战斗四次，计有伤兵一百九十四名，均由担架队运来我县，经我县医疗站接收住院治疗后，大部份转至漳州。在这几次战斗中，每当战斗一打响，县医疗站就立即通知社会上医务人员集中待命，并以西门威惠庙和下坂王爹庙为战时临时病院，安排人员负责医疗护理。在伤兵住院治疗过程中，县各界均组织慰问队，携带物品进行慰问，并发动学生给伤员写慰问信。

1939~1945年救护治疗情况表

时间 伤员人数 项目	1939年	1940年	1941年	1945年	合 计
	东山战役		79	21	
诏安战役	71		23		94
日机轰炸	48				48
日军流窜				72	72
合 计	119	79	44	72	314

抗战胜利已经五十周年了，回忆往事，历历在目。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，我能有机会参与了战勤救护工作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做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该做的一点事。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国家强大了，才不会受侵略。

金泰顺号帆船被日寇焚毁事件

吴 顺 义

抗日战争初期，云霄城关人陈朝柱开设福兴号鱼行。后又与经营南北商的福联丰号以及漳浦县杜浔、庵兜、下寨和广东饶平井洲等地的朋友，共同营造金玉美、金德隆、金泰顺、金万兴等四艘各载重千担的木帆船，半年牵风捕鱼，半年搞货运，航行于云霄、汕头、漳浦之间。福兴号既是鱼行，也兼营船头行。

约在民国二十八年的春末夏初，金泰顺号帆船从云霄运载农土特产品和渔具，前往广东汕头销售后，采购了面粉、布匹、火柴、药材及其他日用百货返回云霄。当船从汕头港驶至饶平大埕湾海面时，受到日本侵略者战舰的追截。在木帆船被迫停航时，日寇立即窜到船上搜查，把船上的“出海”（这艘船的管理人员）李猫及水手等七人，驱赶下到小舢板里，然后把船上的主要商品抢走，接着又拿来汽油浇到船上，放火焚烧，船只和船上的货物全部被烧毁，七个船员摇着小舢板逃命回来。

福兴号遭受此次惨重损失后，生意难以支撑，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倒闭。